

## 书带给我们的远方

张家鸿

书来到我们手上,就像我们去了远方,不管多远的远方皆可瞬间抵达。卡西莫多专注地俯视曼妙女郎时所在的巴黎圣母院、范仲淹望着滔滔洞庭湖慨叹时置身的岳阳楼、苏轼吟咏“也无风雨也无晴”时的贬谪之地黄州、海明威年轻岁月里时常溜达的塞纳河畔,都近得如同就在身旁。阅读让身心不受空间束缚。

然而,远方切不可作狭义解。它不仅指向空间距离上的存在,还指向时空距离上的遥远。既然如此,与不曾谋面的古圣先贤对话,便不再是奢望。普天之下可以达此愿望的路径,仅此一家别无其他。于此,便显示出其平易与珍稀并存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阅读人人可为,人人皆有开卷品鉴之可能;另一方面,阅读人人应为,它给人带来的润泽无穷无尽。

与先贤对话以古人为师,聆听并牢记其教诲,是所有读者可随时享用的福利。读巴金《憩园》,同感于说真话的轻易与艰难;读沈从文《湘行散记》,被他对故乡妻子的爱打动;读钱锺书《围城》,折服于他笔下不时闪现的幽默与睿智。翻开一本书,即请一个良师入家门。不同代的良师穿越千山万水而来,于困顿时给予指点,于衰颓时给予鞭策,于荣耀时给予提醒。

开卷有益,诚哉斯言!阅读是丰富并壮大自我。足不出户,即可千山万水尽入眼中,万千气象纳入心中。古往今来的能人、伟人、贤人,莫不受益于书籍尤其是经典著作的润泽,莫不在回望往事时欣然于书香的无私赐予。陕西作家柳青被路遥视为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中如此评价道:“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流淌;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这部被路遥读过七遍的长篇小说,陪伴他度过多少孤独、寂寞、心酸、愤怒、无奈、欣慰的时光,是读者不难想象的。

文学上的代际传承与美好影响,其不能错过的画面正是阅读时的情不自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写道:“我肯定地说,没有一个诗人像普希金那样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与其说这是陀氏自己已阅读的强烈体验,倒不如说是他对周遭阅读现状的敏锐体察。普希金作品发出光芒,其中之一也悄然注入陀氏至今影响不衰的长篇小说里。

阅读是给平凡的人们,装上一对可以高飞的翅膀;阅读是为受困于礁石中的小船,送去可以冲出重围的勇气和动力。读出一片天,不见得都是波澜壮阔的,也可以是悠然自得的。这片天可以是头顶的广阔蓝天,也可以是书海中怡然自得的自留地。“阅读,让我们成为移民。”西班牙诗人弗罗斯特说。这个比喻抹去了国度的界线。精神上的移民不必有护照,不必办签证,只消悠悠然地翻开书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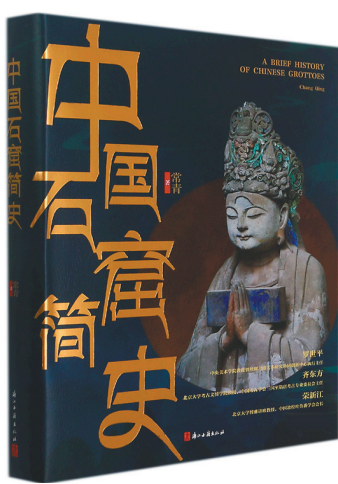
读福克纳的小说,仿佛领略了他小小的家乡里大大的风情,读者开拓了眼界的同时也扩展了心胸。足不出户,却仿佛横跨太平洋到达风情万种的彼岸世界。司马迁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两种求知方式貌似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按照弗罗斯特的话来说,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就是移民了。他为了写作《史记》,但凡对他创作有帮助的地方他都去过了。可见只要是不曾去过的地方,通过阅读统统都可以到达。如此说来,人间小世界,书中反而是大世界了。不囿于一家之见,不固步自封不自我设限,这是阅读带来的活力。只要执着地读着,便拥有一颗充满无限可能的心。这样的人,一定是胸襟宽广、视野开阔的人。



中国是世界上石窟寺数量最多的国家。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几个知名度较高的石窟寺外,普通大众并不知道在我国广袤大地上,还保留有其他大量石窟寺。《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在详细介绍了多处重点石窟寺的同时,还将与石窟寺相关联的中国历史及宗教交流史进行了清晰梳理。

## 千年石窟里的文明交响

朱忠鹤



万佛堂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由此可见。

### 明清时期石窟寺走向没落

隋朝虽然只存在了37年,但因为隋朝皇帝支持佛教,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全国各地大肆修建石窟寺。目前,包括敦煌莫高窟在内的甘肃省,是保存隋朝石窟寺数量最多、全国现存隋朝佛教石窟艺术最丰富多彩的地区。此外,宁夏、陕西、河南、河北等地也有数量不等的隋朝时期石窟和佛龛造像。

初唐依然延续了隋朝兴建石窟寺的做法,但到了唐玄宗时期,虽然盛唐时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石窟寺的发展却走向了低谷。这主要是因为唐玄宗不信佛教、不支持兴建佛寺。

不过,在中原地区石窟寺逐渐走向没落的同时,在敦煌和四川两地石窟寺却依然盛行,其缘由与历史走向息息相关。原来,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本驻守河西走廊一带的精锐部队被遣往中原平定战乱,吐蕃人趁河西地区守备空虚,占领了这一地区,因为吐蕃人信仰佛教,所以在这里继续开凿石窟,延续了初唐时期的石窟寺建筑风格。

在《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中,类似上述将石窟寺的兴衰命运嵌入宏大历史背景的例子比比皆是。能够借助石窟寺来提纲挈领地讲述中国史,且可以在二者间随意切换,这正是作者常青对中国历史较好驾驭的体现。

五代十国与两宋时期的石窟寺在大江南北都有分布,但如果与唐朝相比,已经没有了统一开窟造像的中心区域。

元明清时期,应该说石窟寺所承担的宗教使命逐渐走向终结。在明清存续5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也有零星的开窟造像,但相较于在地面上建造起来的传统寺院,这些基本可以忽略了。

不过,从两汉时期累积下来的大量石窟,成为后世明清文人墨客借景抒怀的对象。“神工劳划,匠手巧雕”,这既是对古代工匠的赞叹,也是对石窟寺建造不易的感怀。当时光飞逝,历史的见证者依然存在,为后人打开记忆闸门提供了钥匙,这就是文化遗产的价值吧。

对“石窟寺”这个概念,一些人会稍感陌生,但如果说到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雄伟建筑,这个抽象概念就会因此而变得生动且具象。

石窟寺是包括龙门、云冈、敦煌等石窟建筑在内的统称。之所以在“石窟”的后面缀以“寺”字,一则是因为上述建筑本身就是与宗教,准确地说是与佛教相生相伴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二则这些石窟寺具有实用性,是供僧侣修行的场所,与寺庙功用一致。

实际上,石窟寺的外面是设计有木制窟檐的,有些石窟寺还在石窟前加盖了木结构佛殿,石窟只是整座宗教建筑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风雨侵蚀,石窟寺的这些木制建筑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裸露在悬崖上的石窟。

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石窟寺数量居于首位。在《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里,作者常青沿着历史时间轴在众多石窟寺中恣意穿行,他在用点睛之笔将具有典型意义的石窟寺遴选出来的同时,还用晓畅语言廓清石窟寺背后的宗教交流脉络。换言之,《中国石窟简史》这本书是在借助石窟寺这种宗教建筑形式,来阐释文化的融合交流,以及中国历史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变迁中进行演进。

### 义县万佛堂石窟建于北魏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石窟寺同样如此。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佛教徒开始建造“塔窟”——一种石窟寺类型,也就是在石窟内开凿出一座半球形顶的石塔,供佛教徒在石窟内做礼拜。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窟中开凿佛像,已经是5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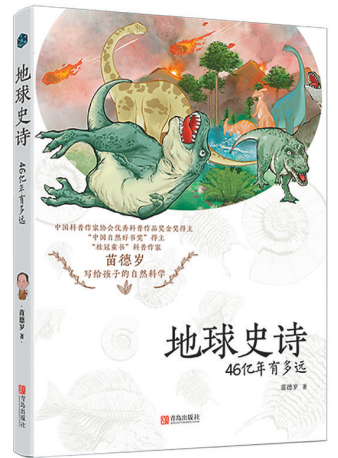
随着东汉时期中国迎来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石窟寺这种特殊形制的宗教建筑也随之传入到中国。

古代龟兹国的中心地区在今天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库车与拜城一带。作为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区域,公元4世纪时,佛教在这里十分盛行。保留

## 跟古生物学家一起探寻地球

郭平

《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提供了一个机缘,让人们可以拜访国际知名古生物学家、拥有地质学与动物学双博士学位的苗德岁先生,由他用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地球与生物科学研究发展的历史,以风趣、生动的语言解读由整套岩层书写的地球历史大书。



成竹何知日?”他将石中的远古头足类动物化石误认为是竹笋。这一风趣情节引出的生物进化与化石关系问题,让人不忍释读。

书中继而讲在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同样对于生物演化一无所知,受宗教文化影响,以为世间所有动物都是在6000年前某一天创造出来的,一直是目前这个样子。这种情况下,有人发现一些动物曾经在地球上生存,现在却完全消失了,这种新的发现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既有认知,也激发了对化石寻找和研究的好奇。

书中的链接中,在每个这样的人类认知跃进的重要节点,都介绍一位科学巨匠,如达尔文、芬奇、达尔文,还有中国古代科学家沈括等。

### 留下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

正如人类科学的探索从未止步,《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在讲述地球科学探索历史进程时,也一直保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留下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到底会不会发生,化石燃料资源消耗殆尽后怎么寻找可替代能源等。

还有很多问题不以问号的方式出现,读后却为人们展开无限的思考空间。

书中介绍,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先民就开始使用煤,进入11世纪后,中国人开始利用煤炭发展钢铁工业,比欧洲人早好几百年。

苗德岁先生写道:如此看来,原本在11世纪后的任何时段,中国都有潜力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工业化。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错过了这个发展机会呢?他用括号介绍了当时中国北方动乱的政局:13世纪蒙古进攻北方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远离了煤矿资源丰富的北方。

没有说教式的口号,但是“和平才能发展”的思想在字里行间都能在独立的思考中被激发出来。

在本书《后记》中,苗德岁先生介绍科学史时还讲过这样一件事:在达尔文生活的19世纪,地质学曾是最高贵的科学,也是最让人入胜的学科,吸引了一大批贵族和社会名流。

西方现代科学为什么会迅猛发展?西方贵族和名流的尊崇怎样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这些问题抛给成年人,是怎么展开财富教育,怎么引领社会风尚的大问题,而对于孩子们,至少为他们打开了未来人生追求的另一扇门。

### 幸运从科学殿堂走出来的他

《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的《序》出自地层古生物学家沈树忠院士笔下,他诚恳地写道:“我小时候能够接触到的优秀科普书籍极少,因而十分羡慕现在的青少年,能够有幸阅读到像苗德岁先生这样的专家学者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科普读物。”讲出了现代中国几代人的心声。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几乎在现代科技的各个领域,我们都在致力于学习和追赶,我们肩负沉重科研使命的科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孩子们写一些让他们可以轻松读懂的文字,更何况用什么方式写,具体写些什么,也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课题。

正如本书作者苗德岁先生所言:“做学问无非二途,或通识,或专精。现在专精者多,通识者少,而成就大学问的人,光专精往往是不够的,因为视野会受到局限。”

苗德岁本人成就了自己在古生物学领域的专业梦想,又从科学殿堂里走了出来,把目光投向了孩子,其实也是投向了未来。他用不仅是孩子,包括非专业领域的普通大众都能读懂的语言讲述了地球的46亿年历史,不是刻板的名词、术语,而是采用了富有感情的文字。

讲述地球与人类的关系,苗德岁先生引述了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福德的只有六句话的极短篇:“……这好比你从飞行中的机窗内往外看,发现地球消失了。这样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

相应的,他又以人类太空实践印证了作家的想象,1968年12月24日,正在“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上做环月旅行的三位美国宇航员,在月球的另一边,成了人类历史上头一次看不见地球的人,用他们后来的话说:“没有看见地球的宇宙,完全是浩瀚、荒凉、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空。”

苗德岁先生将一位科学家观察人类和地球关系所展现的画面生动地描述了出来。向孩子们呈现科学家眼中的地球,这一思想和表述贯穿了《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的始终。

### 轻松讲述人类跨过的认知坎坎

《初识地球真面目》《阅读地球“石头记”》《地球历史也分“朝代”》……这是《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几个重要章节的标题。是的,用人们非常熟悉的文化和语言,轻松地引出看起来特别严肃的问题,这需要的不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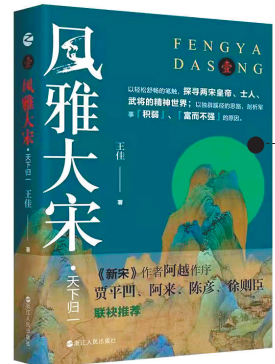
## 人生的遇见

王铁军

### 《风雅大宋》

本书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写起,至宋真宗即位为止,描写了北宋王朝统一天下,建立并稳定政权的历程。对于陈桥兵变的前因后果、赵匡胤去世的真相、宋辽之间的战争,以及李煜、杨业、寇准等历史人物的生平与故事,都作了详尽而通俗的描述。本书在正史的基础上,参阅了多部古代笔记小说,对北宋历史进行了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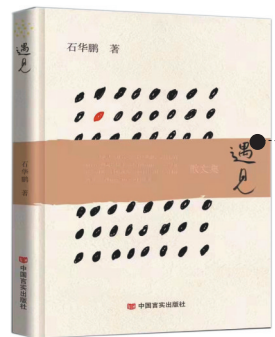
为了撰写这本书,作者王佳曾专程去宋皇陵进行田野调查,以求最贴切地还原历史。她感慨:“这些夕阳下的皇家阴宅所给我的启示是,不管如何落魄艰难,他们曾经在这里,也将继续在这里。这是存在的力量,相对于它,功名利禄,荣辱兴衰,不过是张牙舞爪的纸老虎,轻易被时间碾成灰烬。”叩问历史,今人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迪。



### 《遇见》

本书为著名作家、评论家石华鹏的散文集。作者将人生行走中所遇见的点点滴滴记录于笔端,有的作品沉迷于历史文化追忆,有的作品热衷于现实场景描述,有的作品倾向于某些现象的思考。这部文集在历史散文与生活散文之间开辟了一条历史与生活交织叙述的中间道路,感性性与理性交替,情感节制不夸张,叙事精准活泼,语言素朴而兼具文采。这些看起来分散的文章,始终贯穿一生的“遇见”这条线索提纲挈领在人生,给读者一种想象的空间和阅读的吸引力。

本书分“城与村”“人与事”两辑,天一信局、崇武古城、连江定海古城等历史名胜,曾巩、吴玠中、庄西言等历史人物,均在字里行间留下或大或小的影像。



### 《爱与愧疚》

本书是青年诗人叶燕兰的个人诗集,收录了作者近五年创作的诗歌100余首。

全书共分5辑,第一辑试图以女性视角投射内心理想化的隐秘情感。第二辑从外在的身份出发渴望实现对自己的观照。第三辑抒写日常与亲人羞于表达的爱与愧疚。第四辑将对故土的回望延展到当下工作生活的地方。第五辑透过母性感受的记录来时刻提醒写作的初衷。

诗人长于书写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复杂经验。这种复杂经验,既有少年成长的渴望与烦恼,也有孕育生命的喜悦,还有关于死亡的虚空与绝望。它们交织在叶燕兰的诗歌文本里,构成一种特别的语言纹理和情感质地。

